

南美丛林寻根记

〔美〕阿伦·科恩特 戴维·伊文思 著



南美丛林寻根记

〔美〕阿伦·科恩特 戴维·伊文思 著

郭正康 孙中瑞 译

柴金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

S.Allen Counter David L.Evans

I SOUGHT MY BROTHER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1981

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81年版译出

封面设计：陈媛

南美丛林寻根记

〔美〕阿伦·科恩特 戴维·伊文思 著

郭正康 孙中瑞 译

柴金如 校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5.25 插页：2 字数：113,000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书号：17003·1092 定价：0.97 元

内 容 简 介

在人迹罕至的南美苏里南丛林深处，聚居着一些世人尚不了解的黑人。他们的祖先是被西方殖民者从非洲掠夺来的黑人奴隶。为了反抗奴隶主的残酷迫害，奴隶们或是逃亡，或是暴动，逃进了密林，并与奴隶主和殖民军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争得了独立与自由。300年来，他们一直繁衍生息在丛林深处，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保留了纯正而完整的非洲黑人的文化传统、生活习俗和宗教礼仪。本书的两位作者是生活在美国的黑人学者，他们怀着“寻根”的热望，深入南美热带雨林，找到了他们同根所生的兄弟。本书记录了他们充满奇遇的旅程，以及他们在黑人部落“探亲”时的种种见闻。作者以生动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介绍了那里黑人部落从耕作、狩猎到生育、教育及礼仪等各方面的生活情况，书中充溢着古朴醇厚的乡土气息和浓郁的异国情调。本书在美国出版后，曾受到各界的好评与欢迎。

图1 南美丛林的黑人
自由战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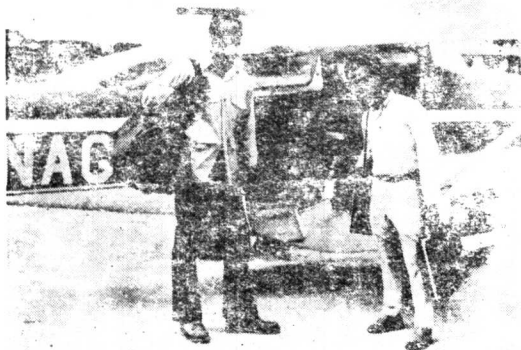


图2 作者科恩特和伊
文思整装待发。

图3 部落诸长老听取头
领介绍两位来自远
方的同胞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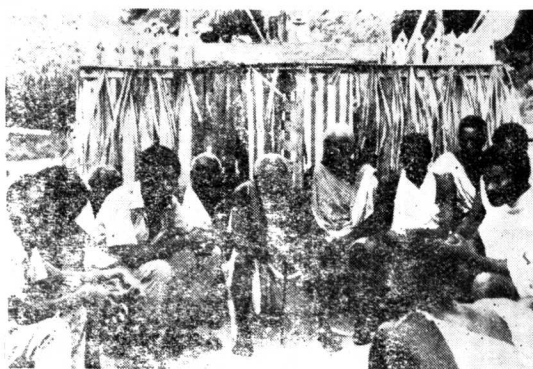




图4 这位黑人妇女目不转睛地盯着首次涉足此地的远方同类。

图5 南美丛林的黑人妇女。



图6 射鱼。



图7 南美丛林黑人的
典型核心家庭。



图8 戏剧开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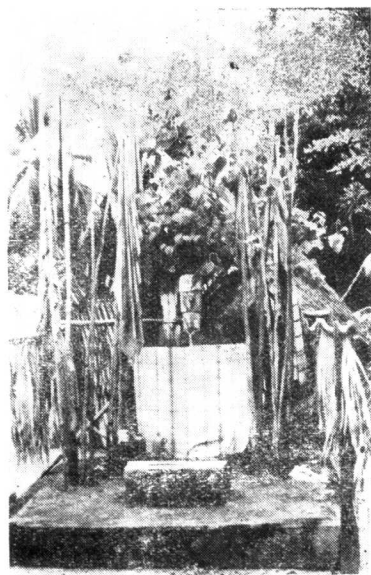


图9 南美丛林黑人
祭神之神龛。

图10 掘墓工在棺材抬往墓地之前肃立尸体跟前念诵祷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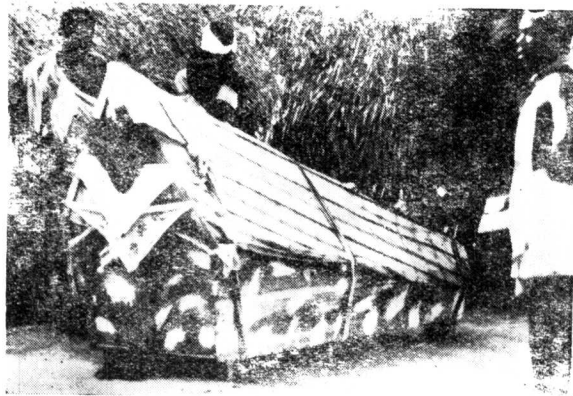


图11 南美丛林黑人居住的茅屋。

图12 这位巧妇正准备着猴肉佳肴。



目 录

前言	阿历克斯·哈利1
序言	阿伦·科恩特5
第一章 历史	13
第二章 重新团聚	28
第三章 丛林之家	60
第四章 祖传的舞蹈仪式	86
第五章 婴儿出世	92
第六章 营养、健康与医药	98
第七章 宗教仪式	119
第八章 独木舟与房屋	132
第九章 绿色丛林中的红种人与黑种人	139
第十章 前途	150
跋	156

前 言

我写《根》一书之前，曾进行长期艰苦的调查研究，尽量了解具有代表性的18世纪西非小村庄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只有到那时，我才感到至少做了应有的准备，可以准确地描写《根》的主人公昆塔·肯特的幼年、少年和青年时代了。当我第一次得知哈佛大学的两位黑人学者——神经生物学者S·阿伦·科恩特和电气工程师戴维·L·伊文思——曾到南美苏里南几乎没有外人去过的浩瀚丛林深处去旅行时，立即勾起了我对自己过去所做的那种努力的回忆。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听说，他们访问了丛林黑人的村庄。这些丛林黑人约三个世纪以来一直保持着纯非洲血统，他们保留其非洲祖先的文化达到惊人的程度，即使在今天的非洲也很难找到同样的情况了。

不久，我认识了科恩特和伊文思。他们让我欣赏了照片，向我介绍了他们的经历。从此我们结下了友谊，常有接触。

有一次周末，科恩特和伊文思在哈佛大学收藏珍本书的图书馆里浏览书刊时，偶然发现了18世纪的冒险家和插图画家约翰·加布赖尔·斯特德曼的回忆录。斯特德曼用文字和蚀刻画描绘了他采访到的和亲眼见到的情况：17世纪初，乘坐奴隶船到达苏里南的大批非洲人被出卖之前如何激烈地反抗、逃跑，又如何逃进附近的丛林，在那里击退不断前来追捕

他们的荷兰远征军。已经沦为奴隶的其他非洲人听说这些战士的英勇故事后，也纷纷逃跑前去加入他们的行列，后来造反的黑人形成了一支实实在在的力量，就开始袭击种植园，夺取粮食和武器，解放更多的奴隶，包括他们自己的黑人妇女。陷入严重困境的荷兰军队用尽一切所能想象得到的野蛮手段进行报复，斯特德曼在回忆录中图文并茂地描绘了荷兰人对黑人进行的恐怖大屠杀。

黑人游击战士进行了若干代人的战斗，最终获得自主地居住在丛林中的合法自由权利。时隔两个多世纪后，科恩特和伊文思读到这些材料很快就入了迷。他们领悟到，研究美洲非洲人的首要目标应当是去看看这些丛林人的境遇。

他们决意要把这一想法付诸行动的努力，使哈佛大学很多曾向他们提供合作与帮助的朋友和同事为之瞠目。不久，在苏里南首都帕拉马里博，苏里南总统和政府的一些部长给这两位美国黑人提供了飞机、飞机驾驶员和翻译兼向导，并严厉地告诫他们，要特别尊重丛林人，只有丛林人的首领才能批准外人进入其村庄。

下一阶段的旅行使科恩特和伊文思不由得首次自问：他们的想法对头吗？他们极其紧张不安地坐在独木舟中，当驶过潜藏着危险的急流时，他们死死盯着密密麻麻的巨砾，很明显，只要撞上一下，大家就会落入生活着许多吃人猛蛙^①的河中；更不用说当独木舟从悬垂在河面上的灌木藤蔓和叶子下经过、随时可能有大蛇从上面掉下来时，他们那种近乎惊慌失措的程度了。

^① 猛蛙生长于南美河流中，一般只有30厘米长，但牙齿象剃刀一样锋利，臀部肌肉强壮，除了吃鱼外，还会攻击大动物或人。如果一群猛蛙群起而攻之，能把野牛啃得只剩骨架。——译者

但是，在他们到达的第一个丛林村庄，他们受到了甚至更加令人窘迫的心灵震动。当翻译对聚集在河边围着腰布的丛林人说这两个陌生人是“从一个叫做美国的地方来的非洲人”时，丛林人的发言人问道：“噢，如果你们是非洲人，那么为什么你们穿着巴克拉赫（白人）的衣服呢？……你们还是白人的奴隶吗？”科恩特和伊文思张口结舌，无言以对。“那么，你们还在战斗吗？要么你们的斗争胜利了吗？”科恩特和伊文思用美国黑人仍在战斗的答复设法应付过去了。

我想，如果我试图把有待于读者阅读的下文缩写出来，那是有损于此书和此书作者的。事实上我觉得，你读得越多，你就越能清楚地懂得，为什么科恩特和伊文思说，“我们谁也未能料到，尔后的几百英里的旅程和几天的时间，将会如何地改变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反应，甚至我们的整个生活”。

他们的文章和图片生动地叙述和展现了他们在丛林人中和村庄里进行的访问，就“象一部时间机器……仿佛我们按动了电钮，眼前马上就出现了十六、七世纪的非洲”。毫不奇怪，在首次到苏里南丛林黑人中进行深受感动的访问之后，哈佛大学的这两个人又多次访问了那里。

依我看，科恩特和伊文思的这一工作有两个最切时宜的重大意义。其一，近年来可以看到黑人的强烈请求，即美洲非洲人的历史必须越来越多地得到学术界和广大公众的承认。因此，我似乎觉得，黑人学者应优先在各种研究领域加强收集资料的工作以编写黑人历史。有许多地方可以向勤奋的研究人员提供乃至保证提供丰富的资料。因此，对这些研究人员来说，这本书不仅是一个鼓舞，而且是一个挑战。

其二，三百年来，苏里南丛林人一直警惕地捍卫和维护着其祖先的文化和独立，现在，他们终于面临着一些不可避免的后果了，这些后果是由于时间推移所产生的技术诱惑和伴之而来的文化侵蚀所引起的，而这种情况几乎一直在发生。在此书最后一部分，科恩特和伊文思悲伤地谈到，丛林村庄中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如何开始离开村庄到附近的矿区、或到其他行业、或到城里去找工作，而返回故乡村庄的越来越少。丛林文化的不祥之兆已很明显，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因此，此书记述了这个历时三个世纪的世界上最独特的文化飞地之一的最后的纯洁时光。

阿历克斯·哈利

序 言

1964年我开始研究分布在整个南北美洲具有非洲血统的人。起初，我的兴趣是分析他们共同的世系和验证他们所保留的非洲传统和特点。当时美国黑人在文学、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兴趣集中在非洲，而不是集中在所谓的新大陆保留下来的非洲习俗上。

现在，从加拿大到阿根廷南端，美洲黑人有五千万以上。欧洲冒险家们当年用武力把非洲人从他们的家乡弄到这个半球上来劳动，现在这里的黑人大部分是当时那些非洲人的后裔。我发现在美国，黑人和白人同样都对这个半球上其他国家非洲后裔的一般情况或文化背景了解得贫乏得出奇。我在南美之行中，发现哥伦比亚、巴西、法属圭亚那、苏里南以及其他国家的美洲黑人所保留的非洲风俗和语言特点，比美国黑人要多得多。例如，我在巴西亲眼看到了“马肯布”（所谓黑人魔术）仪式。人们操着某些非洲语言，向非洲普遍崇尚的神祈祷。在南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其他国家，我发现语言里有非洲的词，还发现非洲的歌舞、非洲的食物和直接来源于非洲的草药治病方法。

在美国，除了南卡罗来纳海岛外，差不多所有的非洲习俗都从美洲黑人文化中抹掉了。据我回忆，我还没有遇见过一位年长的美国黑人懂得非洲语言或非洲的特殊习俗。在这一半球南部，我们的美洲黑人同胞们保留了如此多的东西，

这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我画了一条曲线来表示美洲黑人保留非洲文化和习俗的情况，这条线从美国开始到加勒比是不断上升的，在南美某些地方达到最高峰。

我除了最初的兴趣之外，还在搜寻反对奴隶制斗争获得成功的事例的材料。人们普遍接受的看法是，凡是反对奴隶制斗争取得成功的地区，那里的非洲文化至少有一部分保持了原样。然而，在北美，反对奴隶制斗争获得成功的历史证据非常少，并且，即使那些被认为取得胜利的武装斗争，事实上也只是暂时的成功。象纳特·特纳和丹马克·维西这样伟大的美洲黑人自由战士对那个时期的美国社会有深远的社会影响，但在他们还没有真正站稳脚跟时，他们的反抗运动就被镇压下去了。他们的名字在多数历史书的章节中从未出现过。

象其他许多美国黑人一样，我从童年起就听到关于美国奴隶制的历史了。大家都谈到那些奴隶主的暴行，非人的工作条件以及许许多多有色人种由于牛马一样地干重活而累死。当我长大一些时，我读的历史书和故事书告诉我，数百万“无知的”、“不文明的”黑人被仁慈的欧洲人从丛林中异教徒的地狱中拯救了出来，带到美洲各沿海地区。更有甚者，在我学校的教科书中（只要一提到早期的奴隶）就把他们描绘成在精神上或体力上对奴隶制度都没有能力进行反抗的顺民。记得当时我就想知道，有没有哪个地方，黑奴曾为了自己的尊严而起来向他们的白人奴隶主进行武装斗争。难道没有任何人（无论男女）起来斗争或大声疾呼反对奴隶制度吗？我的祖父母和我的曾祖母给我讲过历史上南方一些黑人为了自由跟他们的奴隶主进行斗争的事例。然而，这些历史时刻记载得如此之少又如此简单，甚至他们也记不住细

节、日期、年代或其他关键性史实。我曾祖母常常用这样的话回答我：“要自由干什么？往哪里去呢？即使他们得到自由，也没有地方去。我们能够自由的唯一出路就是彻底离开美国。”

我在高中时，从一位对美洲黑人历史有自豪感的杰出黑人老师那里得知，在加勒比地区，黑人自由战士曾经掀起过几次大规模的反对奴隶制起义，在美国也有几次。我在高中和大学读到这些起义事件时，觉得他们的斗争得到了强有力的证实，并对他们的勇敢精神非常敬仰。然而，我对有关他们斗争的记载从未感到完全满意。他们的起义真能说是取得了胜利吗？或者那些起义对野蛮的、惨无人道的奴隶制度只不过是一时的盛怒和反抗的表示？在我看来，所有曾经反抗过奴役的其他有色人种在这方面都有所表现。例如印第安人（美洲土著人）签订了和平条约，这些条约是美洲白人为了阻止印第安人对他们的武装入侵进行有效的反抗而请印第安人签订的。

通过阅读，我知道在加勒比和南美洲发生过真正成功的奴隶起义，并在那里保留了非洲人的血统、文化和思想。所以我决定通过访问几个加勒比国家和南美国家来探索这些文化的全貌。

1970年我到哈佛大学任教，开始教生物学。虽然我最初的研究兴趣是神经生物学，但我继续钻研美洲黑人人种史。为此目的，我尽量利用哈佛大学的大量图书资料，包括该校著名的珍本书。就是在哈佛大学，我对南美、加勒比黑人群落的文化和历史的特点开始了更为详细的调查。通过系统地阅读神经生物学文献，我对这些人种研究的兴趣更浓了。这些文献偶尔也提到“黑人植物药物”和人种药物学的其他方

面。

当我专心致志地研究奴隶解放之前的和当代的关于这些文化的文献时，我决定选择一个国家和一种文化进行调查。我想访问和集中研究的这个国家其非洲人后裔在这个半球上是要“最纯的”，这个国家很难确定下来。大多数有关奴隶制或美洲黑人概况的文献都是由美洲白人人类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其他学术界人士编写的。对他们的判断或准确性，我觉得很难相信。我在科学上、理智上和感情上都已投身于这一探索，我需要做的是根据我个人的经历作出结论。

1971年我访问了阿根廷。当时我希望从阿根廷往北一直调查到委内瑞拉。在阿根廷，我发现那里几乎没有美洲黑人，也没有多少美洲黑人文化，尽管在历史上阿根廷一度有过很多非洲后裔。

巴西原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在全国各地特别是东北部，都有证据表明曾经有过非洲人。葡萄牙这个欧洲国家比美国佛罗里达州的面积还小，但五百多年来它曾奴役过数百万非洲公民，并把他们弄到巴西和美洲其他地方。从15世纪前后至今，在使整个非洲文化遭到破坏和使数百万无辜者死亡和被种族灭绝的欧洲人当中，葡萄牙人名列前茅。

总的来说，现代巴西的非洲特征集中表现在巴西多数人的基本外貌、某些宗教习俗和巴西音乐方面。我发现，巴西的大多数非洲后裔生活贫困，而那些地位与他们相似的肤色浅的人和欧洲人后裔则生活比较优裕。许多美洲黑人一方面保留了他们祖先的某些风俗习惯，同时为了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也放弃了不少风俗习惯。

在南美西班牙语国家中，美洲黑人占人口比例最大的是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在这两个国家中，非洲文化保留的数